

上海产业结构、人口、就业的互动关系研究

刘乃全¹, 孙海鸣²

(1. 上海财经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2.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1990年以来,上海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增长效应已初步显现。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上海市政府可能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与磨擦性失业问题;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外来劳动力对本地人员所产生的就业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问题;外部劳动力进入所导致的上海产业“滞移”现象,等等。同时,上海也面临着是继续追求经济增长还是追求人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模式的选择。本文利用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分析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增长及就业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实现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充分就业目标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替代效应;二元劳动力市场;产业滞移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01-0055-08

一、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的总体影响分析

1.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转变。随着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及产业结构“三、二、一”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上海的产业结构逐步从原来的以工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格局。1999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2000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50%,达到了50.6%。上海已从一个工业中心城市逐步转变为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为特征的服务性城市,我们可以从上海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看到上海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实施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主要年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表

指标 \ 年份	1978	1990	1995	1999	2000
第一产业	4.0	4.3	2.5	2.0	1.8
第二产业	77.4	63.8	57.3	48.4	47.6
第三产业	18.6	31.9	40.2	49.6	50.6

资料来源:《2001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7月。

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动,通过上海市第四次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计算出来的就业行业结构情况,可以看出上海市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上海市的就业结构在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工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52.77%下降到39.41%,下降了13.36个百分点,降幅达25.32%,而同期上海人口

收稿日期:2002-11-20

作者简介:刘乃全(1969—),男,山东蒙阴人,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孙海鸣(1956—),男,江苏江阴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表2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表

产业	四普(%)	五普(%)
第一产业	12.27	11.53
第二产业	58.40	45.80
第三产业	29.33	42.67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第四次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表3、表6同)。

的增长幅度为25.5%,由此可见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并最终导致上海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第四次人口普查的58.40%下降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45.80%,下降了12.6个百分点。而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相适应的产业就业则提高了许多,这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上升了0.79%,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上升了5.86%,房地产业及社会服务业上升了6.04%,金融、保险业上升了0.86%;同时,体现政府机构规模及工作效率的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比例却下降了0.7%,所以,最终导致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10年间从29.33%上升到42.67%,上升了13.3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达45.48%。

2.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下降及失业率上升问题。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以高新技术及信息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导致产业增长就业弹性的迅速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就业弹性的情况,这一现象在第二产业(主要是指工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海自1992年经济出现高速增长(1992年上海GDP增长率为14.8%)以来,第二产业增长的就业弹性始终为负值,从1992年的-0.10扩大到1998年的-7.49,随着上海增加就业措施政策的逐步出台,这一数字在逐步降低(绝对值),到2000年为-2.71,同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为-3.43。尽管第三产业增长的就业弹性为正值,并且数值逐步显现出增加的趋势,从1990年的0.08逐步上升到2000年的0.68,但却始终没有超过1的水平。1991—2000年10年间上海第三产业增长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43,1996—2000年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42,而最终的结果便是上海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降低,2000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仅为0.2。

所以,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就业弹性的下降,就必然使上海政府部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增长及就业之间的矛盾:失业人数增加与失业率上升问题。表3列出了主要年份上海城镇失业率的变化情况。由表3可知,上海城镇失业人数及失业率在逐步增加,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3.5%,10年间上升了2个百分点。根据2001年上海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结果,上海2001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达4.3%。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失业户籍人口数为7.97万人,如果按照上海户籍人口劳动力917.13万人测算,那么上海的失业率已经达8.7%的水平。

表3 主要年份上海城镇失业率

年份	1990	1995	1998	1999	2000
失业人数(万人)	7.7	14.36	15.96	17.47	20.08
失业率(%)	1.5	2.7	2.9	3.1	3.5

上海政府部门所面临的失业率上升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问题;外来劳动力大量进入及相应的就业替代效应与自愿失业问题。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人均GDP从1990年的不足800美元到1997年的超过3000美元及2000年的超过4000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上海经济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实现了从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到依赖创新、信息化及注重增长质量为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上海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也必将使政府部门面临结构性与摩擦性失业的困境,在经济快速增长、结构转换的阶段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经历这种阶段。当然,劳动力增加并不是失业率上升的充分条件,因为失业率高还要看经济增长情况及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以及劳动力的供给质量问题,劳动力增长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函数。

3. 上海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人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促进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而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及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明显。随着上海“十五”规划新产业格局的确立以及加入 WTO 与各地区的人才竞争,上海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将日显突出,普通劳动者过剩与高科技人才短缺共存的局面将持续一定的时间,这也是上海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的一大障碍。如现在的信息技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上海乃至全国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需求,金融保险人才的严重不足同样影响到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其中高素质、熟悉国际惯例的金融保险业专业人才更是匮乏。而随着中国加入 WTO 及商贸支柱产业的发展,上海将对专业外贸人才产生大量的需求,这方面的缺口十分庞大。

上海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上海的未来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使得处于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第一劳动力市场受到较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及较好的工作条件。而正是由于这方面人才的相对短缺,致使现阶段具有特殊专业技能及属于紧缺型的高素质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是特别明显,而对于一般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则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通过图形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存在市场需求大于市场供给的情况下,外来高素质劳动力的进入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情况下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的状况,如图 1 所示。在初始的第一劳动力市场中,市场的平均工资水平 w/p 所确定的劳动力供需差距为 $Q_1 Q_3$,即使由于外来劳动力的流动导致供给曲线下移,但外来劳动力中只有较少部分能够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而同时在受教育程度低、低技能的第二劳动力市场则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如图 2 所示,这一点在中国的城乡二元劳动市场的情况下显得特别突出。由于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受制度因素的保护,再加上其专有职能情况,致使其失业率具有较低的倾向。而第二劳动力市场则由于其运行机制主要通过工资及竞争机制来保持,从而使第二劳动力市场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状态。再加上这一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较低,如果与外地存在收入的差异,外来劳动力便会自动进入该市场,以获得预期的收益,并逐步降低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异,最终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而达到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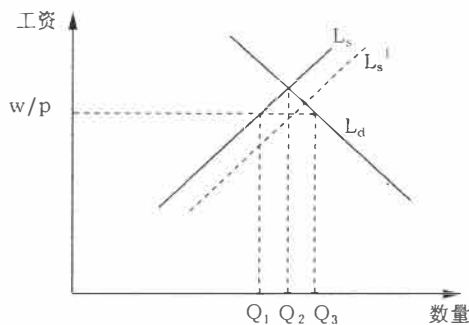


图 1 岗位空缺的第一劳动力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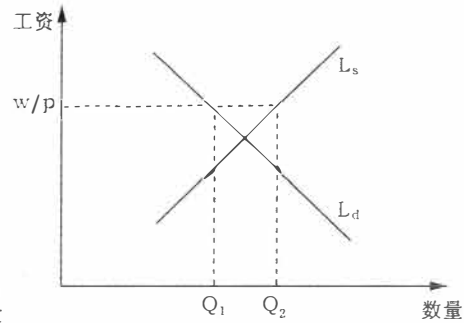


图 2 大量失业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4.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标准。随着上海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逐步实施,上海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0 年上海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为 59.3%,2000 年仅为 44.3%。而在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中,支柱工业的比重在逐步提升。从 1995 年的 24% 逐步上升到 2000 年的 27.3%。但支柱工业从业人员总的数量从 1997 年便出现减少的趋势,从 1997 年的 85.65 万人逐步下降到 2000 年的 68.02 万人,下降比例达 21%。其中,钢铁制造业、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制造业、电站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子电器制造业基本保持下降的态势,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却在保持增长的态势,2000 年比 1999 年增加从业人员达 1.24 万人,增长率达 26%,这也是为何上海在“十五”规划中将信息业作为新支柱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工业的从业人员下降速度更快,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 1999 年的从业人员为 12.79 万人,到 2000 年已下降到 10.22 万人,下降了 20% 之多,等等。

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下降相反的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并从1990年的29.6%逐步上升到2000年的44.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1991—2000年上海第三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为5.9%,1996—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26%。当然,如果按照国际上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结构标准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还将进一步进行。因为按此标准有传统型、发展型、现代型三种模式,其中,现代型模式第二产业的比例在35%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0%以上。所以,按从业人员的比重角度,上海的产业结构正处于从发展型向现代型的转化阶段,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继续进行。

二、人口增长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1. 外部劳动力大量流入与本地人口负增长的上海人口增长特征。自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劳动力大量流入上海,以寻求更高的收入与更好的工作机会。这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看出上海作为外来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流入地,首先从劳动力流动的情况看,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劳动力流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地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统计数据资料,上海常住人口数为1673.77万人,而户籍人口数为1313.05万人,外来人口达387.11万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数达284.28万人(指15岁及以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下面相同),也即有80%的外来流动人口从事经济活动。其次从1990年以来上海迁入迁出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上海人口机械增长率在不断增加,在1993年以后,迁人与迁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额,2000年机械增长率达到了8.5‰。所以尽管上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1993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从1993年的-0.8‰逐步增加到1998年的最高点-3.1‰,此后略有下降,2000年为-1.9‰,2001年为-2.7‰,但上海仍能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就是由外来人口及流动人口的急速增加所致。

2. 外部劳动力大量流入与产业“滞移”问题。制造加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是外来流动人员所从事的三大职业,其人数分别为73.47万人、55.53万人、39.46万人,占流动人口数的比重分别为25.84%、19.53%、13.89%,共计约60%的份额水平。而且,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这便导致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问题,即第二产业“滞移”问题,这一点在服装制造业中尤为突出。如上海服装制造业及纺织业中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外来劳动力,从而使得上海工业中应该向外转移的产业仍旧保持一定的比例甚至出现就业数量持续上升的状况,这也是上海发展都市型行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发展诸如服装服饰等都市型工业来促进当地的就业,以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外来劳动力的大力冲击,从而使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案实施每每受阻。所以,尽管都市型工业的发展对解决本地人员的就业及降低失业率起到一定作用,但并没有象预想的那样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高科技人才却由于存在较高的进入成本甚至是制度成本而不能顺利地进行,从而导致人口的增长不能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

3. 外来流动人员的就业替代效应及失业率上升问题。从理论上讲,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会引起本地劳动力的增加,如果不增加就业岗位,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但这是否是外来劳动力增加及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呢?如果分析一下外来流动人口的学历结构、就业结构及上海失业人员失业前的就业行业情况则可能看出一些缘由。

首先,从外来劳动力的学历结构看,外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如表4所示:

表4 外来流动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人员受教育程度表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数量(万人)	11.94	1.29	61.28	170.10	24.98	6.40	5.07	2.97	0.27
比例(%)	4.20	0.45	21.56	59.83	8.79	2.26	1.78	1.04	0.09

资料来源:上海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及计算所得(表5、表7同)。

其次,从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看,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效应十分明显,在 284.28 万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中,其所从事职业结构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从事经济活动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表 (万人:%)

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	餐饮服务人员	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农林牧渔人员	制造加工人员	建筑施工人员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废旧物资回收人员	其他人员
数量	10.77	1.54	39.46	18.81	19.49	20.74	73.47	55.53	8.29	4.51	31.66
比重	3.79	0.54	13.88	6.62	6.86	7.30	25.84	19.53	2.92	1.59	11.14

从外来流动人员从事经济活动的职业结构看,主要是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和商业服务业所占比例分别为 25.84% 和 19.53% 和 13.88%,也即主要从事一些非专业技术类及服务性行业。

而从上海城镇失业人员原来所从事的职业结构看,由于失业户籍人口数中近 24.5% 的失业人员未填写失业前所从事的职业,所以我们只能大体上了解一下失业人员原来所从事行业的情况,失业人员原来主要从事的行业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4%)、办事及有关人员(4.7%)、商业服务(20.84%)、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43.58%)。所以,从外来人员就业结构、受教育程度与户籍人口失业前的职业结构情况相比可以看出,外来劳动力中的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对本地人员具有较强的替代或挤出效应,在商业服务等服务性行业中同样具有这样的效应。而诸如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建筑施工、制造加工、餐饮服务、居民服务等行业的本地失业人员则具有自愿失业的性质,因为这些职业本身由于工资待遇低、要求素质低而常为就业者所不齿。有关专项调查统计显示,大约 90% 以上的本地失业人员不愿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外来人员替代这些行业就业人员的主要原因是户籍人口的自愿失业而不是外来人员的挤出效应,而诸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失业则是非自愿失业的结果,这种失业是典型的外来劳动力的替代效应。

三、上海人口与劳动力增长的趋势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1. 上海人口与劳动力增长的趋势预测。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增长,上海的常住人口及劳动力出现了迅速增长的趋势,上海市第四次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了这一结果,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上海总人口已达 1673.77 万人,与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1334.19 万人的数据相比,上海市总人口在 10 年间增加了 339.58 万人,增幅达 25.5%,平均每年增长近 2.3%。而劳动力资源则在同期从 863.60 万人增加到 1161.61 万人,增长幅度达 34.51%,比总人口的增长幅度高出 9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 3% 左右的速度递增,由于劳动力的增长幅度高于总人口的增长幅度,这就使得上海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如表 6 所示:

表 6 上海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状况表

指标	总人口数量(万人)	劳动力数量(万人)	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
四普	1334.19	863.60	64.73
五普	1673.77	1161.61	69.40

由表 6 可以看出,第五次人口普查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劳动力的比重上升了 4.67% 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因为外来人口中劳动力人口占据了绝大部分,外来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已经占到上海劳动力人口的 17.12%。并且,由于上海人均 GDP 已超过 4000 美元,也即上海已进入一个人口大量流入的阶段,这既包括国外劳动力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入,也包括国内普通劳动力的流入。因此,根据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上海人口及劳动力的平均增长趋势,我们对上海的人口及劳动力的增长作出预测,如表 7 所示。

2. 人口与劳动力增长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从上海人口、劳动力及外来流动人口的数据预测来看,上海在未来的 5 年及 10 年将面临人口及劳动力的迅速增长阶段,预计上海人口 2004 年将超过 1800 万人,劳动力人口将达 1300 万人,流动人口将超过 500 万人;而在 2008 年上海人口将可能达到 2000 万人的水平;到 2010 年上海总人口将可能超过 2100 万,劳动力人口

表7 上海市人口及劳动力增长预测表

单位:万人

年份	总人口	流动人口	劳动力人口
2001	1713.36	417.50	1196.46
2002	1752.77	450.27	1232.35
2003	1793.08	485.62	1269.32
2004	1834.32	523.74	1307.40
2005	1876.52	564.85	1346.62
2006	1919.67	609.19	1387.02
2007	1963.83	657.01	1428.63
2008	2008.99	708.59	1471.49
2009	2055.20	764.21	1515.63
2010	2102.47	824.21	1561.16

将达到 1561 万,而外来流动人口将增加到 800 万人,上海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仍旧是外来人口的增加。如果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上海将面临人口、外来劳动力增加及失业人数与失业率上升的问题,那么,为应对人口增长的压力,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应该在不断深化的同时,注重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第二产业的增长就业弹性为负值,第三产业的增长就业弹性为正值,且在不断上升,从 1990 年的 0.02 逐步上升到 2000 年的 0.68。所以从就业角度讲,上海应大力加快具有较高增长就业弹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远未达到 1 的基本水平,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这说明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也即经济的增长不仅依赖劳动力的增加,而且还依赖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说,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进一步深化,继续贯彻“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针,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人数与就业率,进而减轻上海的就业压力。

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充分就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建议

1. 适应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发展战略,以及新支柱产业及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并把就业作为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重要目标。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人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及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此外,为适应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结构要求,应该将上海建成一个人才交流、人才聚集与疏散中心。加强上海与国际、国内之间的人才交流及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吸引各方面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上海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解决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劳动力需求供给矛盾问题。同时,针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所需的行业人员对原来下岗的失业人员进行人力资源培训,以使其逐步适应上海产业结构发展的需要。上海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强调人力资源的自我积累,形成一个能够不断进行知识、能力积累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为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能够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提供机会与知识及能力基础。

2. 保持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体系,解决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之间的矛盾。根据上海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进一步贯彻“三、二、一”的发展方向,在大力加强以高附加值与信息化、创新为基本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应以传统产业高度加工化与高附加值化的发展方向作为解决充分就业的一种重要手段。

3. 以郊区工业化作为实施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及充分就业的基本手段,通过产业结构的二元化与空间结构的二元化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之间的矛盾。上海经济的增长不仅包括城市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包括郊区的经济增长。由于上海经济增长的重心原来放在城市中心地区,实施的是同心圆式注重中心发展的模式,致使郊区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上海中心地区的发展,上海经济面临着中心——边缘的结构问题。现在的上海次中心及“一城九镇”建设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原来同心圆式的发展模式为“群

簇”式发展模式,以带动上海周围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上海城镇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市区失业人数的增加所导致,而郊区只有较低的失业人数与失业率,所以,通过郊区工业化进程促进上海产业的郊区转移及吸引市区失业人员与外来劳动力向郊区转移,从而在实现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同时,促进郊区经济的发展及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

4. 构筑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以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充分就业为实现目标的协调发展模式。通过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及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拓展上海产业结构转移的空间,改变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及流动范围,从而减轻外来流动人口进入上海而导致的人口增长与就业压力。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为背景的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必需搞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职能化分工,从而能够有序地推进外来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减少外来劳动力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并通过城市功能的合理分工,实现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效率。

5. 进一步拓展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范围,加强与流动人口主要来源省份及地区的全面合作。从流动人员的主要来源省份看,主要有安徽(33.73%)、江苏(24.59%)、浙江(9.27%)、四川(7.67%)、江西(5.83%)、河南(4.22%),六省份的流动人口占上海流动人口总数的85.31%。所以,上海在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范围的同时,还应加强与安徽、四川、江西、河南等省份的经济合作,以其作为产业转移的区域,通过产业转移及与该地区的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大力合作,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当地劳动力的就业,以减轻其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减轻上海人口增加与失业率上升的压力,这同样是造血式发展模式。并且,通过与这些落后地区的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也将减轻地区经济增长趋异及收入发散的压力。

6. 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作为解决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与失业率增加之间矛盾的一个基本保障。由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影响及户籍制度本身的缺陷,致使城镇户籍人口在享有制度保障的同时(如最低工资待遇、社会救济等),也增加了政府所面临的就业压力。由于城市户籍人口不愿从事一些较低职能要求的职业,存在大量自愿性失业的状况,而这种自愿性失业并不应是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核心,也即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应放在一些诸如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等城市人口中的一些所谓弱势群体上。

7. 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及政策建议。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增长,上海经济已经迈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更要注重人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增长方式为追求人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是上海新经济增长阶段的主要特征。所以,上海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应通过产业转移及产业支持等方式促进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及郊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与其他落后省份产业合作及资金、人员、技术支持的方式,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减轻上海人口增长与失业增加的压力。具体措施与政策建议包括:(1)确立上海人才交流、人才汇聚及疏散中心的地位,大力加强上海在人才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功能,以使上海的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2)建立产业转移的专项扶持基金。为适应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及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扶持基金等经济手段来促进上海市区应转移的工业企业向郊区、长江三角洲及其他省份转移,以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与其功能相适应。(3)建立增加就业的专项扶持基金。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充分就业的目标及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对增加就业提供相应的就业补贴,以促进企业在落后地区或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会降低当地劳动力对流入地区的收入期望,进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从而减缓了发达地区人口增长及就业率下降的压力。(4)与流动人员的主要来源省份进行多方面的经济合作。通过建立经济发展合作委员会及经济发展合作基金模式,与流动人员的主要来源省份进行多方面的经济合作,促进上海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与当地经济

的迅速发展,以减缓外来劳动力进入上海而导致的人口增长与就业压力。(5)建立外来劳动力的自动识别机制与区域选择进入机制。通过上海中心城区及郊区的职能分工与各区域产业发展目标的确定,按其人才需求状况对外来劳动力的进入进行合理流向管理,以减轻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磨擦性失业等问题。(6)通过合理技术壁垒方式,阻止外来流动人员的无序进入或促使其改变流动方向,以减轻上海人口增长与就业的压力。同时,对于那些上海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及紧缺型人才,同样可以利用相应的政策以促进其自动地流入。(7)通过法律及法规手段,将上海整个城市及郊区进行区域划分,并按其未来发展情况及功能定位进行诸如抑制成长区、成长管理区、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形式的划分。同时,对大学、机关、企业的进入及工业、住宅、旅游等各种用地进行相应的限制,以减缓城市中心地区人口增长及就业压力,进而有利于郊区的发展。(8)政府部门及有关机关向外迁移。通过政府部门及有关机关的处迁方式,减少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增长与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郊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上海市统计局,2000年上海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2]上海市统计局.2001年上海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3]上海人口普查办公室.上海市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Shanghai

LIU Nai-quan¹, SUN Hai-ming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growth effects of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Shanghai'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emerged. However, with the further adjustmen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hanghai will probably be faced with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namely: the structural and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accompanying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ubstitution and crowding-out effects of migrating labors on local resid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ual labor markets; the industrial stagnation caused by the entry of external labors, and etc. Shanghai is also faced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the goa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the social economy. The paper makes use of the data of "the Fifth Shanghai Census"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and the policy propositions of realizing the co-development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target of full employment.

Key words: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ubstitution effects; dual labour markets; industrial stagnation